

# 聖王記

卷一

〔清〕魏 源 撰

聖  
武  
記  
上

中  
華  
書  
局

# 通志記

(全二册)

[清] 魏源撰  
韓錫鐸點校  
孫文良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 18 <sup>1</sup>/<sub>2</sub> 印張 · 391 千字

1984 年 2 月第 1 版 1984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01—14,000 冊

統一書號：11018 · 1225 定價：2.10 元

## 前 言

聖武記是清代著名思想家、史學家魏源的一部關於清代歷史的專著。

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陽人。生於乾隆五十九年（公元一七九四年），卒於咸豐七年（公元一八五七年）。二十九歲中舉人，五十二歲中進士。一生仕途不很得志，大部份時間是做地方督撫的幕僚和從事學術著述。他的著作除聖武記外，還有書古微、詩古微、海國圖志、元史新編、古微堂詩集、古微堂文集等。

魏源值乾隆末年至咸豐初年，主要的活動在嘉慶、道光兩朝，正是中國歷史由古代到近代的社會大轉變時期。一八四〇年（道光二十年），英國悍然發動了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清政府成爲可恥的失敗者，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鴉片戰爭之際，魏源曾在兩江總督裕謙等處充任幕僚，對清政府這種喪權辱國的行爲表示極大的義憤、憂慮和不安。他銳敏地意識到，眼前的清政府必須得來一番改弦更張，否則是難以長治久安。他想通過研究清朝開國以來的興衰歷史，總結出成功的經驗與失敗的教訓，再針對當時的形勢，提出切實可行的改革主張。所以魏源在鴉片戰爭的炮火中急就編寫，在南京條約簽訂之時刊行的這部聖武記，是有所爲而發，有鮮明的目的性。

聖武記全書十四卷，分爲兩個部份。前十卷是用紀事本末體將愛新覺羅氏的崛起、統一東北、進

攻明朝，再從進關直到道光年間的對內對外的主要戰事，歸納為開創、藩鎮、外藩、土司苗瑤回民、海寇民變兵變、教匪六個專題，敘述其顛末，詳其經過，問題集中，條理清楚。武功是清朝興起和長期進行統治的重要內容，通過這些敘述，可以了解鴉片戰爭以前清朝歷史的梗概。

後四卷武功餘記，分為兵制兵餉、掌故考證、事功雜述、議武四個專題，是魏源自己對有關軍事問題的論述。

除這兩部份之外，在有些段落之後還有附錄。這些附錄的文字，有的是選摘於它書，有的是魏源補充的，與正文相輔相成，給讀者提供了方便和擴大了視野。

聖武記是研究魏源思想的第一手材料。不僅通過史實的敘述可以看出他的立場、觀點，而且在書中他用毫不含混的語言，對某一事件、某一人物進行褒貶，每部份後面的「臣源曰」，就更直接地體現了他的思想、立場。魏源有些思想和主張可以說現在還閃爍着光輝。

聖武記的取材非常豐富，有經書、正史，有實錄、方略，有地方志及各種私人著作，也有實地訪問來的父老傳說。魏源充分利用了當時的邊疆史地學的研究成果，因此對邊疆地理的考證敘述比較詳盡，為同時代的人所不及。魏源對這些材料往往要經過自己的分析研究，取其真實可靠的部份，去其虛妄不實之處。如著名的薩爾滸之戰，乾隆十三年與乾隆四十九年的盛京通志均記載為努爾哈赤以兵五百破明兵數十萬（十三年卷四，四十九年卷五）。魏源經過考證，證明每戰雙方兵力相當，只是戰術不同罷了（卷一開國龍興記二）。又如卷六關於俄羅斯方位的論述，批駁了官書四裔考之誤。類似這樣

的訂正，書中是不乏其例的。聖武記提供的史料大多數是可靠的，是很有參考價值的。

但魏源編寫聖武記的材料，有不少來自第二手或第三手，不可能每種都做精審地辨析，又是在戰火中倉促而成，因此有些年代和史實難免失真。如卷三雍正兩征厄魯特記中說：「會羅卜藏丹津與其族羅卜藏舍楞謀殺噶爾丹策零，事覺被執。八月，噶爾丹策零遣使特磊表獻丹津，中途聞師出而止。」孟森先生認為此說不確（見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版明清史講義第五〇一頁）。又如關於白蓮教起義的時間、組織等問題的敘述，與故宮博物院所藏的清代檔案亦不一致（見文獻第一輯張書才聖武記所記白蓮教起義史料辨誤）。有時甚至將材料出處引錯。新昌胡思敬曾撰寫聖武記纂誤一書，指出了聖武記中的一些失誤。

還必須指出，魏源受階級出身和歷史發展的局限，在聖武記中有許多錯誤的觀點。如他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上狠毒地辱罵農民起義。在書中關於我國歷史疆域的敘述，他採用了許多荒謬的說法。如把沙皇俄國侵占我國東北的領土說成是「甌脫地」（卷六國朝俄羅斯盟聘記），把根據尼布楚條約確定為中國的本來早已是中國的土地說成是「東北數千里不毛之地盡隸版圖」（同上）。在卷八康熙重定臺灣記中引述「臺灣自古不屬中國」的謬論。這些無疑是十分錯誤的，也不符合歷史事實。

魏源在道光二十二年寫聖武記時，因素觀者衆，寫成一部份便付刻一部份，未遑精審。他於道光二十四年和道光二十六年又進行了兩次修訂。二十四年本與二十二年本有兩處大的不同：一是增加篇幅，卷四道光回疆用兵、卷六緬甸用兵、卷七苗疆用兵，皆由一篇變為兩篇，卷十又增加了嘉慶川湖

陝鄉兵記一篇，還增加了一些附錄。二是改寫，卷五廓爾喀、卷六俄羅斯等篇重新改寫，至於每篇文字上的變動，則隨處可見。二十六年本比二十四年本亦有變化，主要是文字上的改動和附錄的增減，明顯的標誌是在幾處附錄中增加了姚瑩於道光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奉使西藏寫成的康輶紀行的一些段落。三個本子比較起來，二十六年本優於其他二個本子。

聖武記雖然有一些不足之處，但瑕不掩玉，它仍不失為學習清史、研究清史的一部值得參考的著作，後來許多關於清史的撰述都利用了魏源的研究成果。所以它問世以後，很受歡迎，成為暢銷書，翻刻翻印的很多。我們所見到的不同版本就有十餘種，有刻本、石印本、鉛印本，有的本子還增加了繪圖。這些不同版本，祖於二十二年本、二十四年本、二十六年本，上海申報館根據道光二十六年本翻印的鉛印本增加了道光洋艘征撫記上下篇。

這次校點是以道光二十六年本作為底本的。這個本子在卷十目錄下面印有道光夷艘征撫記的題目，並且注明「補刊」，但是在正文中並沒有此篇，所以沒有把這篇文章補入進來。我們除了在原書上分段、標點外，對其錯字、衍文、脫漏等，用二十二年本、二十四年本及引用諸書進行了校改，應刪的字用小號字排印，加上圓括號；改正或增補的字用與正文相同的字體排印，加上方括號。由於我們水平有限，缺乏整理古籍的經驗，工作中難免有錯，切望讀者不吝指正。

韓錫鐸 孫文良

## 聖武記敍

荆楚以南，有積感之民焉。生於乾隆征楚苗之前一歲，中更嘉慶征教匪、征海寇之歲，迄十八載；畿輔靖賊之歲，始貢京師，又迄道光征回疆之歲，始筮仕京師。京師，掌故海也。得借觀史館秘閣官書，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傳說。於是生以後數大事，及我生以前上訖國初數十大事，磊落乎耳目，旁薄乎胸臆。因以溯洄于民力物力之盛衰，人材風俗進退消息之本末。晚僑江淮，海警沓至，慨然觸其中之所積，乃盡發其櫝藏，排比經緯，馳騁往復，先出其專涉兵事及嘗所論議若干篇，爲十有四卷，統四十餘萬言，告成於海夷就款江寧之月。乃敬敍其端曰：

天地以五行戰陰陽，聖人飭五官，則戰勝於廟堂。戰勝廟堂者如之何？曰：聖清尚矣。請言聖清以前之事。今夫財用不足，國非貧，人材不競之謂貧，令不行於海外，國非羸，令不行於境內之謂羸。故先王不患財用而惟亟人材，不憂不逞志於四夷而憂不逞志於四境。官無不材，則國楨富，境無廢令，則國柄強。楨富柄強，則以之詰奸，奸不處；以之治財，財不蠹；以之蒐器，器不窳；以之練士，士無虛伍。如是，何患於四夷，何憂乎禦侮！斯之謂折衝於尊俎。嘗觀周、漢、唐、宋、金、元、明之中葉矣，瞻其闕，夫豈無懸令，詢其廷，夫豈無充位。人見其令雷行於九服，而不知其令未出階闈也；人見其材雲布乎九列十二牧，而不知其槁伏於灌莽也。無一政能申軍法，則佚民玩，無一材堪充軍吏，則敖民狂，無

一事非耗軍實，則四民皆荒。佚民玩則畫筆不能令一羊，敷民狂則蟄雷不能破一牆，四民皆荒。然且今日揖於堂，明日觴於隍，後日肱於藏，以節制輕桓、文，以富強歸管、商，以火烈金肅議成、湯，奚必更問其勝負於疆場矣。記曰：「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故昔帝王處蒙業久安之世，當渙汗大號之日，必兢然以軍令飭天下之人心，皇然以軍事軍食延天下之人材。人材進則軍政修，人心肅則國威道。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強，五兵昌，禁止令行，四夷來王。是之謂戰勝於廟堂。是以後聖師前聖，後王師前王，師前聖前王，莫近於我烈祖神宗矣。書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海表，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用敢拜手稽首作聖武記。

道光二十有二載玄默攝提格之歲孟秋相月哉生魄內閣中書舍人邵陽魏源敍于江都絜園。

# 聖武記目錄

卷一 開創	一
開國龍興記一	一
開國龍興記二	一五
開國龍興記三	二三
開國龍興記四	三三
開國龍興記五	四六
卷二 藩鎮	六一
康熙戡定三藩記上	六一
康熙戡定三藩記下	七四
卷三 外藩	九三
國朝綏服蒙古記一	九三
國朝綏服蒙古記二	一〇一
國朝綏服蒙古記三	一一〇

康熙親征準噶爾記	一五
雍正兩征厄魯特記	一三八
<b>卷四 外藩</b>	<b>一三六</b>
乾隆蕩平準部記	一四九
乾隆戡定回疆記	一六一
乾隆綏服西屬國記	一四九
乾隆新疆後事記	一七〇
道光重定回疆記	一七七
道光回疆善後記	一八二
<b>卷五 外藩</b>	<b>一九二</b>
國朝撫綏西藏記上	一九九
國朝撫綏西藏記下	二一三
西藏後記	二二六
乾隆征廓爾喀記	二三四
<b>卷六 外藩</b>	<b>二四三</b>
國朝俄羅斯盟聘記	二四三

俄羅斯附記	二五一
國初征撫朝鮮記	二五五
乾隆征緬甸記上	二六二
乾隆征緬甸記下	二六八
乾隆征撫安南記	二七五
雍正士司苗瑤回民	二八三
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上	二八三
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下	二九二
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記	二九八
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記	三〇三
國朝甘肅再征叛回記	三〇九
乾隆湖貴征苗記	三一四
嘉慶湖貴征苗記	三一九
道光湖粵平瑤記	三二五
卷八 海寇民變兵變	三二九
國初東南靖海記	三三九

康熙戡定臺灣記	三三六
康熙重定臺灣記	三四三
乾隆三定臺灣記	三四八
嘉慶東南靖海記	三五四
康熙武昌兵變記	三五六
嘉慶寧陝兵變記	三六二
乾隆臨清靖賊記	三六五
卷九 教匪	三七三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一	三七五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二	三七九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三	三九二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四	三九八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五	四〇七
卷十 教匪	四一三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六	四二三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七	四三七

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八

四四七

嘉慶畿輔靖變記

四五三

嘉慶川湖陝鄉兵記

四五七

道光夷艘征撫記補刊

四六七

卷十一

四六七

武事餘記 兵制兵餉

四六七

卷十二

四九一

武事餘記 掌故考證

四九一

卷十三

五〇九

武事餘記 事功雜述

五〇九

卷十四

五三五

武事餘記 議武五篇

五三五

是記，當海疆不靖時，索觀者衆，隨作隨刊，未遑精審。閱二載，重訂於蘇州，又二載，復重訂於揚州。如征苗、征緬甸及道光回疆向止一篇者，今皆增爲上下篇；其全改者，如廓爾喀、俄羅斯等篇，其半

改者，如雍正征厄魯特篇；其餘諸記亦各有損益。至武事餘記第十一、十三卷，舊多冗沓，今移其瑣事散附各記之末，而更正其體例。是爲聖武記第三次重訂本。道光二十有六年載魏源識于揚州旅次。

# 聖武記卷一 開創

## 開國龍興記一

維帝軒轅，畫井始遼，粵及有虞，州剖十二。而遼以西則剖冀東北境，是爲幽州；遼以東則剖青海外境，是爲營州。于是有古孤竹之虛，有古肅慎氏之國。古孤竹國在今遼西錦州府地，肅慎國在今遼東吉林寧古塔地。肅慎即女真之轉音。楛矢肇騎射之本俗，至漢分爲三韓，蓋三汗並治之徵。天官書曰：「中國山川，其維首在隴蜀，其尾沒于碣渤。」蓋東方出震，天地所以成終而成始。旁薄鬱積數千年，以有大清國。

大清國之興也，肇有金、遼部落，繼兼有元裔之蒙古，繼兼有朝鮮，又繼有明之關外。金、遼語言相同之國也，蒙古語言居處不同而衣冠騎射同之國也，至朝鮮及明，則語言、衣冠皆不同，故我太祖、太宗用兵次第亦因之爲先後。其朝鮮、蒙古事屬外藩，別爲篇。今特先其收服滿洲諸部者冠于伐明之前，以昭造攻自毫之本。

自山海關以東，留都之地，統以盛京、吉林、黑龍江三將軍。吉林爲滿洲舊國，始祖所都之寧古塔在焉。黑龍江爲遼、金舊國，金起混同江，而索倫則遼裔也。遼起上京，即今黑龍江北之呼倫貝爾地也。金則起于黑龍江南，在白都訥之東二三百里。惟盛京稍東之興京，則肇、興、景、顯四祖及太祖發祥之地，舊名赫圖阿拉，

在蘇克素護河、嘉哈河之間，西距盛京二百七十里，東距寧古塔千二百里。始祖鄂多里城居俄漠惠之野，在寧古塔西南三百餘里，故四祖雖遷建州，仍稱寧古塔貝勒。我朝未得遼瀋以前，四世咸宅于茲，即明代之建州右衛也。

我太祖高皇帝生明嘉靖三十有八年。溯之肇祖，當在明正統、景泰之際。由肇祖而上至長白發祥之始祖，當在遼、金末造矣。據開國方略載，天女所生始祖，傳數世而遭難，又數世而肇祖生，當不過十世內外。太祖賣烏拉貝勒布占泰曰：「我愛新覺羅上天降生，數世以來遠近欽服。爾縱不知百世以前事，豈十世以來亦不知耶？」此世數不遠之明證。明萬曆十有一年，太祖年二十有五，國人號聰睿貝勒，以景顯二祖之讐，起兵討尼堪外蘭。率甲十三，襲之于圖倫城，尼堪外蘭倉卒遁，得甲三十、卒百人以歸。又討之于嘉班城，于撫順邊外，皆不獲。初，景祖世兄弟五人，各築城環赫圖阿拉而居，遠者二十里，近者五六里，皆稱寧古塔貝勒。方太祖起兵也，同族之附明者謂尼堪外蘭爲明所善，懼太祖招禍于明，聚誓堂子，屢謀除害。太祖有衆一旅，克兆嘉城、瑪爾墩城，皆險固之區，或鑿磴束馬而登，或單盾冒矢石而克，同族讐服。萬曆十二年事。

是時諸國分裂。滿洲國之部五：曰蘇克素護河，曰渾河，曰完顏，曰棟鄂，曰哲陳。長白山國之部二：曰訥殷，曰鴨綠。東海國之部三：曰渥集，亦作窩集。曰瓦爾喀，曰庫爾喀。庫，一作虎。扈倫國之部四：扈倫亦作呼倫。曰葉赫，曰哈達，曰輝發，曰烏拉。皆金代部落之遺，城郭土著射獵之國，非蒙古行國比也。各主其方，爭相雄長，強凌弱，衆暴寡。而扈倫四部最强，在滿洲之北，惟烏拉在吉林，當滿洲東北；其輝發、哈達、葉赫皆在興京之北，今盛京將軍所轄境內。皆以所居之河得名。烏拉、輝發二河入松花江，哈達、葉赫